大提琴與高爾夫

陳 安

藝苑草

我有一位老朋友，在美國念了碩士、在美國公司工作幾年後回國當了「海歸」，在北京任一家美國大公司分公司副總裁，主管公共關係。有一年我回京辦事，順便去他家拜訪，見其公寓單元十分寬敞，有多室一大廳，當然不乏留我住宿的客房。他家僱有兩名女傭，一名管清潔，一名下廚。公司給他提供汽車，還配備司機。

有一天上午，我這位老哥們兒要出門，揹起了一個很大很重的帆布袋，樓下有司機在等他。我知道那袋子裡裝的是高爾夫球棒，但可能因爲我是個天生的音樂愛好者，我馬上聯想到了大提琴，那袋子的形狀與大提琴盒是很相似的。也由於音樂細胞的作祟，我竟唐突地對朋友說：「這袋子裡如果是大提琴就好了。」言下之意，我若能在他家裡欣賞一下他的琴藝，聽一聽德沃夏克的《森林輕悄悄》一類的大提琴曲，這就太令人欣喜了。可惜，他揹的不是樂器，而是體育用具。

朋友對我的孟浪之詞顯然有點意外，臉上甚至略有慍色，沉吟片刻後說道：「沒有這袋東西，你看我能住上這麼好的地方嗎？」話畢，他就出門匆匆向電梯走去。

他的這句話很值得我回味。是的，他是公司的公關副總裁，他的主要職務就是通過各種應酬手段來招徠、聯絡客戶，除了飯局、酒會之外，打高爾夫是時下最爲高雅、最能體現地位和身份的交際手段（或說「交易活動」）。誰善於在那大綠草坪上揮灑自如，誰也就善於在談判桌旁折衝樽俎，誰也就因能爲公司贏大利而獲華屋名車。事後，我不禁爲自己的唐突感到愧疚。

幾年過去了。不久前，源自美國的金融風暴也颳到了中國，美國公司的分公司首當其衝，我這位哥們兒竟也被解僱了，一夜間從一個CEO淪爲了失業者。這場風暴顯然淩厲無情，不管你有多高的高爾夫球技，也不管你有多大的公共關係網絡，它照樣可以把你颳倒，成爲它的網中人，聽憑它的發落。

我想，我的朋友有經商才華，他將來還是會有前途的。不過，對他目前的處境，我多少還是有點憂慮，有時甚至獨自傻想，如果那個袋子裡裝的不是高爾夫球棒，而是大提琴，平時他過的是普通藝術家的生活，那麼，即使在寰球金融風暴呼嘯的時刻，他也許還是可以置身於高雅而淡泊的藝術殿堂，沉浸於美妙的音樂之聲，過着雖恬淡卻安穩、雖素樸卻快樂的生活。

《新詩社叢書》

許定銘

醉書亭

一九三六年十月，戴望舒在上海和路易士、徐遲三人成立「新詩社」，合資出版《新詩》月刊，出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停刊，共出十期。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一些文學辭典中也能查到。但，這個出版社曾出過《新詩社叢書》，就較少人知道了，因爲這套叢書出的種類不多，而且每種的印量都非常少，只印了普及本三百冊，豪華本五十冊，經過七十年風雨飄搖，總數三百五十冊的書，如今能剩下多少？

大家現在見到的這個《新詩社叢書》書目，是附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南星的詩集《石像辭》書後的。書目上列出叢書原本計劃出九種，此中已「標價」的五種，印刷中的四種。照一般的慣例，凡已標價的書，通常都是已出版了的，但我遍查各種工具書，都不見有徐遲的《明麗之歌》。玲君的《綠》和路易士的《火災的城》，都出版於一九三七年七月，而《新詩》月刊正好在這個月停刊了，新詩社的運作大概也在本月停頓，看來這套叢書就只出了前面四種。

原名杜文成的詩人南星（一九一〇至一九九六），是河北懷柔縣人，北京大學外文系畢業，出過散文集《蠹魚集》、《松堂集》，詩集《離失集》、《三月・四月・五月》，屬現代派。《石像辭》是他的處女集，書分三輯，收詩十八首。

我所接觸的美國政要

張 穎

往事鈎沉

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時，章文晉一直和基辛格博士一起工作，討論公告稿，並陪他們一行秘密參觀故宮博物院，那天是專爲他們幾人開放，其他人都謝絕進入，這也使他們甚爲高興。自那以後，章文晉和基辛格博士就相熟了。

章文晉在華盛頓任職時，基辛格已離開國務院了，但他們還是經常見面。基辛格博士對中國一直懷着熱情友好的感情，許多中國政府官員或重要代表團訪問美國時，到了紐約他都設宴接待，並向中國朋友介紹美國情況；每逢大使館有重要活動，他都從紐約趕來參加。章文晉有時也帶着一些問題和想法，專門到紐約去和他商討或請教，彼此間建立起友情。

一九八四年初秋，章文晉和我在華盛頓特區一家大旅館裡，參加了一次百人以上的正式晚宴：男士穿晚禮服，女士們則是拖地長裙，這是喬治敦大學爲設立「基辛格博士的椅子」而舉行的。所謂椅子（Chair），即該大學以某人命名的教授講座，用這樣的名義聘請有名的專家、學者或社會名流來授課。這次活動是給基辛格博士的一種榮譽，同時也爲學校籌募一筆錢來邀請名教授，使大學的名聲有所提高，而在美國，教育經費大量是籌募的。

這次晚宴十分熱鬧，當我們進入大廳時，只見紅男綠女，珠光寶氣，大廳左邊設一稍高的小台，放着一把大椅子，還有小講台。晚宴開始，由美國前總統福特致詞，他用幽默的話語介紹了基辛格的成就和設立該講座的由來。大學校長主持宴會，到會的有基辛格的親朋好友，看來大多數是大公司企業的老闆，他們捐贈了數目不小的經費來支持這個講座，也有不少世界名流來祝賀。

宴會的氣氛很熱烈活躍，最後大家建議請博士上台和大家見面，但是遲遲不見他露面。後來一位紳士領着一條哈巴狗，坐在那張大椅子上，說是基辛格博士的愛犬，今晚權作代表，於是大家盡歡而散。

美國人常常喜歡把嚴肅的事和幽默、輕鬆、玩笑融合在一起，而且誰也不會在意。這使我想到美國的政府官員，他們眞是做到能官能民，總統下了台可以回家當農民，國務卿不當了可以當教授、當作家；這是極爲普通而正常的事情；既無終身任職的官員，也無所謂因罷官丟面子，大概這和他們的文化傳統有極大的關係。

一九九二年克林頓繼任美國總統，並曾來中國訪問，他爲人也認眞熱情，表示不忘老朋友。在他舉行的宴會上，特別邀請歷任中國駐美國大使夫婦出席，和我們一起照相留念，並一一握手問好。當他和我握手時說：你的丈夫章文晉大使爲中美關係發展做出很大貢獻。我表示深深的謝意。

自從克林頓總統那次國宴以後，我完全離開了外交活動，除了一些相識較深的老朋友偶然見面敘談。後來我還有兩次去美國探親訪友，對美國人民留下了美好難忘的深深記憶。

（之十一，全文完）

安娜麗莎

林中洋

域外漫筆

安娜麗莎是我丈夫的姑姑，是家族中有名的「老納粹」，這麼說她是因爲她對德國那段陰暗歷史的袒護，她從不相信德國人曾經屠殺過猶太人，不僅如此，她對外國人還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她住在公寓樓中的時候，如果樓下有小孩子吵鬧影響了她的午覺，她就會抱怨那些「沒教養的土耳其人的孩子」，儘管在她樓裡住的德國孩子比土耳其孩子要多得多。

也正是因爲她的這種立場，我的丈夫與公婆很少與她往來；他們也盡量避免讓我與安娜麗莎直接接觸，害怕我受到她的傷害。所以，我結婚快十年了才頭一回見到「久仰」的安娜麗莎。

那是一次家族聚會，我正和婆婆聊天，一位老婦人推門進來：她身材瘦小，駝着背，腳步遲緩，眼光卻很銳利，我婆婆小聲對我說：「她就是安娜麗莎，」然後又趕緊補充了一句：「她一生受過很多苦……」我知道婆婆是在給我打預防針，同時也想讓我多多包涵，不要眞與她計較。

那天，每家都要自帶一個拿手菜，我就做了中國的韮菜水煎餃帶上。席間，我的餃子最受歡迎，沒有幾分鐘，一大托盤就被打掃得乾乾淨淨。喝咖啡的時候，安娜麗莎看見我身邊的位子空了，就端着她的杯子顫顫巍巍地走了過來，還沒坐下，她就開始誇我的餃子好吃，然後問我有菜譜嗎，她也想試試。我於是就大概地講了一下包餃子的工序，她一下子沒聽明白，問是要先擀一張大麵皮，然後切開嗎？我說不是，得一張一張地擀，一張皮只包一個餃子。她顯然沒有想到這麼麻煩，立刻打消了自己也試試的念頭。接着，像是要顯示自己的廚藝，她開始講起了德國的傳統菜——糰子：土豆糰子，麵包糰子，豆角糰子……她說糰子這東西看着簡單，做起來還有很多講究呢，不等我答話，她就開始一種一種如數家珍般地講這些個糰子都該怎麼做，要注意什麼，儘管主題是糰子，我還是驚異地發現，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我從她嘴裡聽到的「德國」這個字眼的密集度比一周電視新聞裡用這個詞的總和還多。然後，她的話題自然地轉到了戰後。她說戰後那個苦啊，根本就吃不飽，她的弟弟又小，父親生死不明，還不就是靠糰子撐着……

聽到這裡，我忽然對這位老人有了一些同情，我可以理解她對糰子的感情，就像我對雞蛋有一種特殊的鍾愛一樣。

在我小的時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末期，那個時候，雞蛋可是寶貴的東西。我父親曾經騎車三十多公里去農村買雞蛋，剛買下幾斤，就被糾察員逮住了，在沒有自由市場的時代，自由貿易是禁止的。我父親好說歹說，說家裡孩子小，才留下了一斤，剩下的雞蛋不但被沒收了，他還得爲此繳納比售價高出好幾倍的罰款。在回來的路上，我父親不愼摔了一跤，這僅剩的一斤雞蛋也全都打碎了……這件事我當然是長大之後才知道的，可是我至今仍愛吃雞蛋，儘管中國後來生活好了，吃雞蛋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了；儘管在德國的超市裡，雞蛋是最便宜的東西之一；儘管德國人不停地奉勸我，雞蛋最多一星期吃一兩個，否則對身體不好，但是，我還是喜歡吃雞蛋，不管是煎的煮的還是蒸的，只要是雞蛋，就好，因爲我對雞蛋有感情。

所以，在安娜麗莎訴說她對糰子的鍾情的時候，我耐心而又禮貌地傾聽着，不置一詞；這個時候，我的女兒跑過來了，她好像和安娜麗莎有天生之緣，立刻要求她姑奶奶和她一起出去採花，安娜麗莎二話沒說，馬上起身領着她的手出門去了。那天下午，我很難相信那個正和我的女兒親密嬉笑的安娜麗莎就是那個老納粹。

我和安娜麗莎的第一次接觸沒驚沒險地結束了，不久之後，我又在另一次聚會上遇見了她。那一次，我們全家剛從中國探親回來。出去散步的時候，安娜麗莎腳步遲緩地走在我們身後，我只顧和我公公說話了，並沒有太注意她。忽然間她走上來，問我在中國好嗎，你的父母好嗎，有空時得多回去看看……

這些好像都是不經意的句子，卻讓我莫名地感動。如果不是知道她的「前因」，我會和她相處得很好的。然後我忽然想到，什麼算是「前因」呢，不就是我從家人口中聽到的對她的評論嗎，如果說她仇視外國人是出於偏見，那麼我在還沒有認識她的情況下就開始了對她的提防，把她想像成了一個不近人情的老頑固，這也是先入爲主的思維方式啊。

當然，安娜麗莎在二戰問題上的立場和言論，我是絕對沒法同意和接受的，但是對她這個人，我卻多了一份理解。安娜麗莎比我公公整整大二十歲，希特勒上台的時候，她已經是個豆蔻年華的少女了，納粹的宣傳，戰爭的狂熱充斥着她的青春歲月，直接造就了她的世界觀，和絕大多數德國人一樣，她那時的理想就是熱愛帝國、效忠元首，所以，她一直到現在都無法相信這一切都是一場罪過，對她來說，否定了這段歷史，就等於否定了她的信仰和她的青春。

我不知道，安娜麗莎除了我到底還認識過多少外國人，也不知道，我們之間的這一點點交往會不會稍稍改變一些她對外國人的不好看法。我只是由衷地感到，人與人之間若是能多一份了解和溝通，就會少一份誤會與偏見。

河豚一家親（攝影） 藍乃才

「花到淡極始更艷」

朱國良

只因未能脫俗，我不免常常附庸風雅，但內心推崇「爲人簡且靜，涉藝博求精」這種境界，卻是眞的。閒暇時分，就愛蒔點花，弄點草。我自知養花不易，付諸一番苦心也未必有好的結果，反把心情染成灰色的了。因而時常愛種的東西往往是文竹、蘭花、吊蘭之類。這些尤物在有些人看來「好養」、「太賤」，而我不敢褻瀆花事，更不敢怠慢凌波仙子的使者，在感歎人的嘴巴太毒之下，總常常糾正爲：不是好養是其適應性特強，不是太賤是其生命力旺盛。

其實只要你種過蘭草之類，就會發覺它開的花，雖無雍榮華貴之氣，卻脫媚人耀眼之俗。雖無大紅大紫之態，卻有不卑不亢之氣。花色的淡雅，幽香的深沉，比起其他嫣紅姹紫鬥芳菲的花兒來，更有一層「淡極始知花更艷」的哲思，還有一份清雅、清馨、清純、清供和清趣的韻味。淡雅出美，簡潔是美。有把女人比作花兒的，這是一種創造發明，而有時候花色太艷、花氣太濃也往往刺眼嗆鼻。我有一鄉下親戚的女兒，前些時候結婚了。我去賀喜，在婚禮上見到新娘，那天只見她衣服穿得重重疊疊，顏色赤橙青綠藍黃紫應有盡有，面孔抹得如旭日東升，霞光萬道，嘴巴恰同剛茹毛飲血過一般，眞夠搞笑。顯然，文化的局限、地域的關係，自身的悟性，使她不知「淡極」的意義和效果。記得一位美學家曾區分過「都市美人」和「鄉下美人」的打扮，前者是簡潔、婉約、大方，後者則是花裡胡哨，穿着重疊，充滿鄉氣，不脫俗氣。我想，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只以一襲黑色衣裙讓人驚艷，而以後以「安娜服」之名而風行全俄，當屬於「都市美人」取勝的範例吧。因而，在衣着打扮上，「掃除膩粉呈風骨，褪盡紅衣是淡裝」當是一種眞美和大美吧！顯然這層意思還不局限於衣裝上，在藝術上更是讓人舉一反三，幡然頓悟的。如同我們練書法，先得學運筆轉腕，要臨王體顏碑，但最終日臻詳熟之後，須應「要將有法變無法」，才是高境界。繪畫也同樣，開始當要練速寫，做素描，要感於「紙上得來終覺淺」，而去「搜盡奇峰當腹稿」，這樣才能如層層剝筍，時時減肥，如同板橋所說的「冗繁削盡留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而作爲文字之妙，文章之道，貌似平常，看似簡單，其中往往有耐咀嚼的味兒。福樓拜說：「傑作就像大動物一樣，它們有平靜的外貌」。蘇東坡也說：「平淡乃絢爛之極也」。

有人分析金庸的語言每一句都很平常，既沒有梁羽生多秀文雋語，古龍多格言警句，細看金庸的每一句話，不論詞彙的搭配，還是句式的選擇，都很少標新立異，出人意外。那些話，你也能說，我也能寫，但就是這些話，讓無數少年着魔，青年落淚，中年搔首，老年撚鬚。這些絢爛之極的平淡之言，所謂話到極致是平常！

這正像《神雕俠侶》中的獨孤求敗，劍術登峰造極之時，可將有法變無法，飛花摘葉，點沙擊石，皆可傷敵。眞正進入了無技巧的技巧，才是最高技巧的境界。我們常常欣賞平平淡淡、從從容容才是眞。其實一般人不到一定的修煉，不達藝術的峰巔，不悟破人生的許多東西往往就達不到。畢竟大家能使人信服。在大紅大紫中，能夠「淡極」，這是第一流的境界。

長江時鮮刀魚

曹乾石

飲食男女

「揚子江頭雪作濤，纖鱗潑潑形如刀。」這是清代詩人清端描繪長江特產——刀魚的佳句。「雨水」過後，春江水暖，又到了刀魚上市的時節。

刀魚，又稱「刀鱭」、「毛鱭」。魚鱗細白如銀光閃爍，一般長約三十厘米左右，雌大雄小，體形狹長扁平似刀，所以人們稱爲刀魚。刀魚和鰣魚、河豚魚被稱作長江「三鮮」，但時下鰣魚已很稀少，政府把它作爲珍貴魚類「保護」起來了；而食用河豚魚又有「拚死」之忌，國家有關部門也禁止捕撈進食；「三鮮」中惟有刀魚「一鮮」還能在市場上露面，讓人一飽口福。

刀魚肉質細嫩，富有蛋白質、脂肪，味極鮮美。每年杏花春雨時節，波光粼粼的江面上漁船競發，漁民的網簍裡就銀白一片，人們從集市上喜滋滋地買回幾掛「銀刀」嘗鮮。

刀魚的燒法不外清蒸、紅燒兩大類。清蒸前，刮鱗（也可不刮鱗），去鰓，剖肚，取出內臟，洗淨後放在長盤中，加葱段、薑片、酒、鹽和少許糖，然後連盤放在鍋裡，隔水用大火蒸約十分鐘就好。也可在魚上放點香菇、筍片同蒸。如果願意紅燒，只要將整理洗淨晾乾的刀魚放在油鍋中略煎，加葱段、薑片及黃酒炙一下，再加醬油和少許鹽、味精。待魚上色，加一小碗水，蓋上鍋蓋，用大火燒開後，改用文火燜約三五分鐘，揭蓋加些糖，再燒一分鐘即好。

刀魚多刺，吃時常令人望而生畏。其實也不要怕，吃時只要一人用筷夾住魚頭，把魚提起來，另一人用筷從魚頭下緊緊地把魚肉從魚骨上順着勒下來，吃魚肉時慢慢把細魚骨刺品出來，就不會「鯁喉」了。

常年在江中打魚的漁民，吃膩了嘴，竟別出心裁地把新鮮刀魚排放在小木架上釘好，放在飯鍋中蒸煮，煮飯時水蒸氣上升，飯熟魚也爛，魚肉成片下落到米飯裡，就燒成別有風味的刀魚飯，而魚刺居然都在小木架上整齊地擺放着。

但家鄉最稀罕的，還是用刀魚肉做餡包的餛飩。從集市上買回新鮮刀魚，先要去刺，家裡預備好狹長的新鮮肉皮一塊，先將刀魚的主骨、頭剔除，然後將刀魚平攤在肉皮的肉質層，用刀子輕輕地逐一橫向下剁，刀魚軟刺全部嵌在肉皮裡，留在皮層上的純乎是一堆刀魚肉。再在剁細的刀魚肉裡倒入鮮雞蛋，配上少許切細的葉菜，「三鮮」合一，這樣的刀魚餡餛飩吃來十分鮮美了。

難得平常心

延 靜

人生在線

老友老張住得不遠，一天我去看他。他已年近八旬，但仍很硬朗。他一直堅持早上散步，每周游泳兩次，原來每次游兩千米，近年改爲一千米。他爲人豁達、寬容，我曾在他手下工作多年，但接觸中他從不以上司自居。這天進門後，他仍是清茶一杯招待，接着就隨便聊了起來。

他七十歲以後才開始學習電腦，我下決心學電腦還是受了他的啓發。這天聊天中，他展示了他的電腦技術，不久前他和老伴外出旅遊拍照的湖光山色，一張張展現在我們面前。我不能不佩服他的鑽研精神。談到電腦用處之大，他突然告訴我，他和老伴連身後的事都存入了電腦，到時孩子們一看就會明白。他說時泰然自若，但這是我絕對沒有想到的。這天回到家裡，爲這事我的心情好久沒有平靜下來。

從此我又想到我們樓下的一位大姐。我們原來不認識她，十年前搬到這幢樓裡來後才與她結識。大姐已八十有餘，但精力過人，愛好廣泛。不幸的是，五年前她的老伴因病去世，給她打擊不小，但她很快從悲痛中擺脫出來。那之後一天在樓下散步，我們稱讚她挺堅強的，她只淡淡地說：「沒什麼，我還得好好活着。」幾個月後，她與多年的老朋友一起，去歐洲旅行了一趟，跑了十個國家，回來精神更好。她現在每天依然作畫，有時還去釣魚，過得輕鬆愉快。

我從此又不能不想到一位心情平和的老領導，他就是今年九十三歲的老者呂志先大使。他是一位抗日戰爭期間參加革命的老前輩，新中國成立後在地方工作，上世紀六十年代調到外交部，先後出任中國駐匈牙利、剛果、朝鮮大使。我是在平壤與他相識的，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了四五年。使館的任務主要是搞好與駐在國的關係，正確判斷形勢，妥善處理相關問題。但使館內部恰似一個小社會，由來自國內七八個部門的人員組成，終日工作、生活在一起，什麼問題都會遇上。因此作爲大使，要領導好一個使館的工作，十分不容易。但是，呂大使畢竟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遇事沉着，爲人謙和，不管對內還是對外，遇到什麼複雜的情況，都能妥善、周到地處理，而從沒有發過脾氣。

去年七月十二日，是呂大使九十歲生日，我們夫婦決定爲這位令人尊敬的長者祝壽，但去他家與他一說，他不慌不忙地加以拒絕：「聚一聚不反對，但天氣這麼熱，過一段涼快了再說吧。」我們只好同意，但又有點不甘心。呂大使生日前一天，我們帶着一點生日禮物，專門去他家看他。門開了，他的老伴迎接我們，一個小孩也探頭探腦地看我們，原來是他們的曾孫。爲了慶祝老人的生日，連在外地的孩子都趕了回來，一共有十幾口人，家裡好不熱鬧。但這時呂大使的老伴卻告訴我們：「老頭還是老習慣，去打麻將了。」九十歲生日，仍如往日，多麼難得的心態。

對待喜慶，對待生死，對待身邊的一切，於老人來說，平常心是多麼的重要，又是多麼的難得。當然，也不僅僅是老人。